

年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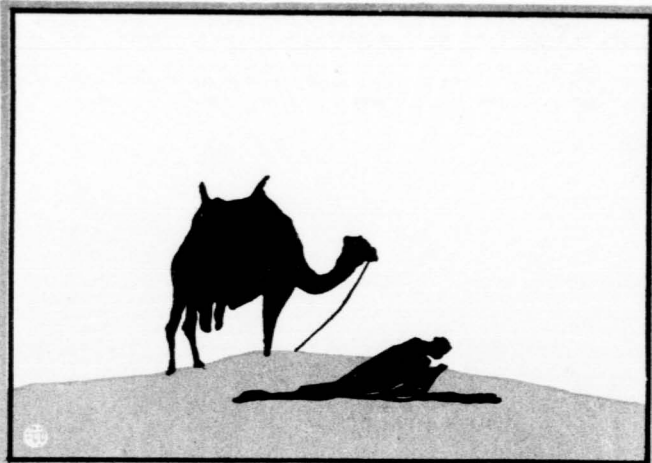
期

16

2

第

第



小說世界

The Story World

Vol. XVI. No. 2 (233)

July 8, 1927

期 二 第 卷 六 十 第

(號 三 三 二 第)

日 八 月 七 年 六 十 國 民

行 發 社 界 世 說 小 海 上

購用國貨是眞愛國

本館素以提倡國產用品爲職志故自製各品銳意求精品質兼優較之外貨尤無多讓定價特別從廉藉酬惠購雅意各品名列下



- | | | |
|--------|--------|---------|
| ■ 圖書雜誌 | ■ 印刷機器 | ■ 徽章旗幟 |
| ■ 文房用品 | ■ 裝切機器 | ■ 幻燈影片 |
| ■ 西式文具 | ■ 印刷油墨 | ■ 新式膽寫器 |
| ■ 理化器械 | ■ 鉛字花邊 | ■ 自來水筆 |
| ■ 化學藥品 | ■ 各種圖版 | ■ 屏聯榜幅 |
| ■ 模型標本 | ■ 運動用品 | ■ 卡片簿冊 |
| ■ 測繪器械 | ■ 教育玩具 | ■ 摺扇紈扇 |
| ■ 手工用品 | ■ 風琴樂器 | ■ 華文打字機 |

另印詳細目錄多種承索即贈

商務印書館謹啓

編者的報告

今又接到幾封徵求本雜誌的信。一并登載如下。

周小屏君徵十五卷一期。酬郵花二十分。寄天津、英租界、寶華里、二號、周小屏收。

鄒人俊君徵七卷一期。酬價值七角之書籍。寄江蘇、崑山、張浦、南市。鄒人俊收。

李毓純君徵九卷一期至十二期。又各專號。（或一卷或一期均可。）酬每期郵花十分。專號三十分。寄福州、龍田、五二號、李毓純收。

本期所登的插圖。爲城南草堂所藏李叔同的書法。他和前卷所登的李先生所寫詩詞手卷一樣名

貴。請讀者注意。

本期第二篇小說。所說的某將軍。據作者說。即最近將入峨嵋山做和尚的某將軍。

下期小說可以預告的。有呂伯攸先生的「老虎皮」等。雜文可以預告的。有「記平民詩人」等。

商 務 印 書 館
精 製

摺

扇

純

扇

扇 面

扇 骨

扇 式

用上等紙影印古今名人字畫或施彩或單色
皆與真蹟不爽累黍活色生香清麗絕俗

有全漆全棕全檀瑁邊冲牙古竹鷄絲嵌銀
竹節等多種全由良工雕鏤琢磨彌足愛玩

分九單十一方十六方二十排三十排等
多種材料選用上品形式力求美化

摺 扇

五彩石印及珂羅版設色共七
十二種小號每把定價一角二
分至七角大號二角七分至六
角五分加市二角七分至二元

純 扇

彩色石印雙緝洋牙柄每把定
價五角單緝棕柄二角七分

女 扇

彩色石印雕邊全冲牙每柄定
價四角五分雕環透冲牙心每
把五角

躉購格

外從廉

印有傳

單贈閱

□ 小說世界 第十六卷 第二期 目錄 □

□ 圖畫 □

城南草堂藏李叔同書法之一

城南草堂藏李叔同書法之二

□ 文字 □

編者的報告.....編者

醉.....張慧劍

某將軍與王槐樹.....陳大悲

慈愛的母親(補白).....施成裕

我的責任(補白).....前人

雲翳……………朱振霄

葫蘆國(今鏡花緣之十一)……………胡寄塵

文壇秘錄(十六)……………編者

英美小說雜誌的一瞥(上)……………程小青

情緒(補白)……………施成裕

親愛的小鳥(補白)……………前人

小說枝談(續)……………蔣瑞藻

換巢鸞鳳記(長篇小說)(續)……………天遊遺稿

明名將戚繼光詩(補白)……………蔣瑞藻

明名妓王瑣小簡(補白)……………前人

斷間不仍效功好良

何如圖此觀今但病多弱軟曾前她

此係廣州同春堂藥號經理黃太生先生之夫人（按同春堂開設廣州市天平街係百餘年老店也）她因質弱血氣兩虧且患頭暈目眩咳嗽等症現已康壯喜樂由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補血健腦之奇功使其精力復元也其夫君黃太生先生函述如左云



拙荆陳克肩因體質素弱血氣兩虧常覺頭暈目眩嘔吐狼籍去年復得咳症旦夕不停經鄙人親自診治及延聘中西名醫調理均不見效及試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始得復元初服數天咳嗽已止繼服三瓶身子壯健逾常迄今半載絕不見舊病復發誠聖藥也鄙人及內子感貴醫生之功無以為報特將拙荆小照寄上并記數言聊申感激之意云爾

天下馳名之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逐日治愈千萬病人正似每朝旭日之東升毫不間斷凡軟弱多病者幸勿觀望自誤曷不速為購服遲恐不及救治且紅色補丸之功力不分男女均能使身體反弱為強也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

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原班即寄 奉送衛生小書函索即寄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夢仙大姊幼學於王弢園
先輩能文章詩詞又就靈
鶴京鄉學畫宗七鄉家法
而能得其神韻時人以出
藍譽之是畫作於庚子九
月時余方奉母居城南草
堂花晨月夕母輒招大姊

城南草

堂主人

爲許幻

園。李先

生未出

家時曾

借寓於

此。可參

看本雜

誌前卷

第十期

豐子愷

的法味。

說詩評畫引以為樂大姊
多病母為治藥餌視之如
己出壬寅荷華生日大姊
逝越三年乙巳母亦棄養
余乃亡命海外放浪無賴
迴憶曩日家庭之樂唱和
之雅恍惚殆若隔世矣今

二三

醉？

張慧劍



「這好像換了一個人似的，」在一羣酒客中間，不住的有人這樣的竊竊私議。在筵席的上首，戴先生的一張誠實而像挾什麼特別風趣的臉，包圍在羣衆的驚奇裏面。

一向以樸訥著名的戴先生，今天實在很覺狼狽。他面前擺滿了空的，或是空了一半的酒盃兒。他的臉，紅得像一塊發亮的大紅緞，眉毛緊緊

的蹙起，顯出一種極不好看的神氣。

在前：戴先生是非常的和藹，和藹得連見了一條狗，都要表示相當的敬意；他絕對的不肯罵人，雖然人家給了他什麼侮辱。

但是今天不對了！

他覺得腦子裏面，正在起大擾亂，他對於眼前種種事情的固執的觀念，差不多全個的被推

翻了他放眼看同座的四個朋友，人人都是可怕而且可憎的樣子。

最先發現的，是對面坐着的李課長，正在微笑。

將這微笑分析起來：可以看出這裏面有一部分是輕蔑，一部分是玩弄，而僅僅一小部分是憐憫；他不覺生氣，用極模糊而高抗的聲音嚷道：「你笑？我不相信你會作課長，你是一個飯桶罷了，你最大的本領，不過會簽字！」

他見李課長還保持着他溫雅的微笑的態度，沒有慚愧或者憤怒的表示；他的氣更大，更高的嚷下去道：

「我非常的替你羞恥，你的課長，是怎樣來的嗎？是不是你姊姊的代價你……」他看見李課長的臉色，很迅快的改變了，微笑的斂束，只在一秒鐘間，接着就另外泛出一種苦笑。他心裏覺得有說不出來的快樂；但同時他的嘴，已被另一個人掩住。

「老戴，你向來不會喝酒的人，到底不能讓你喝醉，你亂說些什麼？你忘了現在是在什麼地方了嗎？」很沈重的聲音說。

他移動眼光，看這個人，原來是同局的盧主任！盧主任新剃過的光頭，在他眼前炫耀，像給了他什麼刺激。他猛然想到？以前是怎樣的被他壓

制，每每自己的私事，也要受他種種無理由的支配。他完全拿主任的大帽子壓人，就眼前說，他禁止我說話，正是他壓迫我的意念的流露。

於是他大喊道：「不可如此！盧主任，你如何可以壓制着我不許說話呢？你以為我還是在辦公室裏一樣的可欺侮嗎？」說時，他聯想到許多事實，大覺生氣，接下去說道：

「你上月偷賣了幾十張大票，竟忘了分給我一些好處，你是個自私自利的人，而且極其陰險！」

盧主任只有敗陣似地讓開了幾步，重回到他座位上去。用手摸摸頭，目光閃閃的看着同座

人衆；似乎得了個數學上的難題，而想尋覓一個適宜的答案。

「想來真不該讓他喝酒！」一個小黑鬍子的朋友，他坐在戴先生右首，微微發燥的說；但他說時，不經意的和戴先生的眼光接觸了一下，他頓時有點戰慄。

「喻老伯，你老大概不會這樣的健忘罷！」戴先生用鼻音說，他滿抱了挑戰的決心，說出來的話，也字字沈着有力。

「你何必又找上我呢？」喻老伯屈服了。但戴先生並不因爲他屈服而縮短戰線，依舊暴烈的說道：「我不料你竟會如此的健忘，你

昨天不是還在罵盧主任嗎？你罵盧主任是驢，是社會上不良的份子，你更說出他職務上的種種祕密，你忘了嗎？」

喻老伯很窘的望着他，露出無可奈何的神氣，却竟不敢回頭去看盧主任。

這時戴先生像挾有無上的權威，同座的一般同事，都懼服在他嚴刻的目光底下。他自己也像換了一個頭腦：以前他對於這般同事，是很畏服而且信仰的；有時同事們惡毒的侮弄，他也並不生氣。他覺人家的本領都比他大，他這個毫無本領的人，本是應該給他們開玩笑的。今天卻不再起這種卑視自己的觀念了！他尖利的眼睛，看

出這般人無價值的地方，他不由的把自己抬高了幾級。

機警的盧主任，知道那高壓政策，這時已不適用。向來態度很沉靜的人，一下子顯出反常的狀態，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事件；而且戴先生對於本身在辦公室裏的祕密，非常清楚。逼急了他，更容易引起祕密的宣露的危險；於是他改變策略，柔聲勸慰戴先生道：

「老戴，你愛喝酒，我願意再陪你喝幾杯；但希望你不要罵人，罵人是很容易傷害感情的！」
「誰說這話？我難道沒有說話的自由嗎？」
戴先生憤憤的說。

盧主任仍用解釋的意味說道：「老伙伴，爲什麼如此的認真？誰不知道你是個最够朋友的呢？你此刻不過被過量的感情衝動，生了種種誤會，停一停，不是還和以前一樣的要好嗎？」

「不，我不是誤會，」他漸漸被盧主任陰柔的策略軟化了。他移動目光，看看那坐在西面椅子上的一個人：很高的身材，駕着舊式的托力克眼鏡，那是何校長——本地私立中學校的何校長。

戴先生想起來了：這何校長在社會上的信用極好，他不作一切消極的事情；但他包裹在祕密中間的舊歷史，是非常的不清白。他的友人，屈

服在他道學派的聲名底下，雖然大多數知道他的祕密；而表面上，却不能不承認他是個好人。他常常用嚴重含有教訓意味的口氣，勸戒戴先生，立身處世，不可有一點不合聖人道理的去處，戴先生總只傻笑的領受着。

但今天戴先生像捉到了報復的機會，微笑的看了何校長一眼，很客氣的說道：

「何大哥，你該回去了，你家裏不是有一個多情的人，正在等着你嗎？」

何校長不覺吃了一驚，他不相信戴先生的戰線，會牽衍到他身上；但他想起他舊道德的信用，久已在社會上樹了極堅固的基礎，不怕戴先

生有這膽量，加他以攻擊。他溫柔的笑道：「老弟，你應當知道，拙荆已去世多年，舍間實在找不出什麼待我多情的人呢！」

「但是待你多情的人，除了尊夫人外，還有……」戴先生說了這一半，便眯着眼睛，狡猾的

看着他。

盧主任，李課長，以及那位喻老伯；知道這以下不會說出來的一半話，關係非常重大。不比他們自己那些沒有什麼祕密的必要的事情，受了人家的譏訕，還不打緊；便異口同聲，擾亂似的舉起酒杯來讓道：「請啊，請啊，不要談了，再喝一杯散場罷。」

何校長也敗北似地舉起酒杯，向戴先生亮了一亮，說道：「老弟，我服你，喝酒罷！」

戴先生得了全勝，便也舉起酒杯來喝了一口。他那跋扈的，得意的，微微惶惑而又像擔着什麼心事的情緒，徐徐沉沒在醉的狀態之中。





棕欖玉容霜之

效用

敷粉之前。若先輕擦玉容霜。
必能分外鮮艷。
不含油質。皮膚多油者用之
最宜。
保護皮膚。不受風日之侵。而
免起縐及雀斑膿疹等病。已
患者能即消除。

各埠各大商號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十二號

棕欖公司謹啟

大聯珠

烟香

注意老牌國貨

打倒一切劣品
挽回外溢利權
鞏固實業基礎
留吸國產名煙



中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出品



某將軍與王槐樹

陳大悲

編者按：這段故事，真是荒謬絕倫。然據陳先生說，在北京交際場中，卻已成爲很時髦的傳說。我們姑當他是無稽之談看就是了。一六，三五。

這是一位朋友昨天講給我聽的一篇故事。這位朋友一向是在軍政兩界裏面很活動的。據他說，這段故事在北京所謂高等交際社會裏已成爲一種很時髦的傳說。凡是在京北城裏自命爲時髦的人，差不多沒有一個不知道的。而且人人都以爲是確有其事。這真可笑。以下就是這段故事的大概情形。

在某處蟄居已久的某將軍一時靜極思動，又經一班舊部屢屢的催促，於是乎在某處召集秘密會議。到了晚上，乘興嗑了幾鍾解悶酒，吟了兩句牢騷詩之後，手握着一張擬就未發的通電稿子，昏昏睡去。

夢中看見一位白鬚白髮的老人拄着拐杖走到他身邊，拍着他的肩膀，直喚他的名字——連名帶姓的喚他的「官印。」

某將軍在近幾年裏，除了自炫其功的時候，自己偶爾喚出自己的姓名之外，誰也不敢當着他的面，直呼他的姓名的。所以他乍一聽見，就嚇了一跳。

那老人對他說：「某某吓！你怎麼又要出山了呢？這時候還不是你應當出山的時候呀。你要出山，過三年再說。」

某將軍正要問他是誰。不知怎樣，自己忽然的醒了過來。他便問左右看見有人進來過沒有。大家經他這一問倒嚇慌了，都回稱：「沒有吓，誰敢進大帥屋裏來呢！」

到了第二天，某將軍依然繼續他的「爲國爲民」的工作，足足開了一天的會議。

當晚白髮老頭兒又來了。還是對他說，「某某吓你怎麼又要出山了呢？這時候還不是你應當出山的時候呀。你要出山，過三年再說。」

第三天，將軍還是預備將軍的大事業。

到了晚上，白髮老人又來託夢。說的話還是照樣——一個字都沒有改。

第四天亦復如此。

到了第五晚，將軍有點兒不耐煩了。將要合眼的時候，他的剛性突發，使勁提起神來，叱退睡魔，拔出自己心愛的一把寶劍來。這把寶劍據說確是一件難得的古物。是在鄭州經一個專門盜墳墓的積賊由地底下挖出來的。盜墓賊早已伏法。寶劍卻爲將軍的所有物了。

他撫摩着那把古色斑斕的寶劍，吩咐馬弁去請參謀長進來。

一回兒參謀長來了。據說這位參謀長的學問非常的淵博。甚麼子平命理，紫微斗數，麻衣神相，文王八卦，奇門遁甲，孫吳戰術，等等，沒有一樣不精通。他老先生一進門，就看見將軍手裏握着那把寶劍，不由的打了一個寒噤。後來聽說將軍要他詳夢，他纔安心落坐，閉目凝思，又把五行八卦推算

了一回，馬上就斷定將軍夢中所見的定是邪魔無疑。

將軍向他點了一點頭。參謀長彎着腰告退下去，將軍吩咐副官馬弁們都退出去。一個人坐在一把大安樂椅上，準備揮劍斬妖。

不到幾分鐘功夫，將軍又睡着了。白鬚白髮的老翁又來了。將軍正想舉劍砍他，一看，兩手空無所有。那寶劍不知往那裏去了。

這一回老翁卻不說前四晚絲毫不變的那一套話了。他說，「某某，你還沒有醒悟嗎？你此番決意要出山，到底爲的是甚麼呢？你不妨平心靜氣的自問一番良心之後，再回答我你肺腑裏的話。」

將軍脫口而出的答道，「自然爲的是國家呀！爲人民呀！我決不是爲我個人的名利。」

老翁向他微微一笑道，「那麼你那一班勸你出山的貴部下，你也保得住他們一個個真是爲國爲民，不是爲他們的私利嗎？」

將軍的口才向來自負是最鋒利的。到這時候卻答不上話來了。

老翁又勸將軍，依他的話，還是不要出山，不要上人家的當。他臨行時，還對將軍很鄭重的說，

「你也不用疑惑我。你如若再有甚麼不相信，明天可以到這裏往西，一直走，走過三十多里路，就有一個村莊。到那村裏，你可以看見你生平從未見過的一棵大槐樹。並且在那裏有一個姓王，名字叫做槐樹的人。你如果找着了王槐樹，你就可以信我的話，這三年之內不再出山了吧？」

將軍到了第二天清早，騎了一匹馬，帶了一隊兵，依着老人的話，往西一直走。果然走了三十多里路之後，進村就看見一棵大得很古怪的槐樹。

將軍立刻跳下馬來向走近前來的一個女人問，「你這裏有一位王槐樹先生沒有？」

那女人慌慌張張地回答道：「你老問他做甚麼？」

將軍就很謙恭的通報自己的姓名，並且說今天是專誠爲了拜訪王槐樹先生，特地下鄉來的。那女人雖是一個鄉下人，但是將軍的大名是久已聽人講慣了的，馬上就報告將軍說，王槐樹是她的兒子，她是王槐樹的繼母。她一家就只有兩個人；一個寡母，一個孤兒。

「他如今到那裏去了？」將軍問。

「上學去了。一回兒就要回家來吃飯了。」

「他爲甚麼要叫王槐樹呢？」

「說也奇怪，據說那孩子沒有出世的時候，這棵槐樹原是一棵死了好久的老樹。自從這孩子生下來之後，死樹忽然長出芽來，枝葉一天一天的茂盛起來，直長到如今這般大。所以他們都管這孩子叫王槐樹。這孩子也特別的愛惜這槐樹。你不信，待一回兒看他從學堂回來之後，他非得到槐樹旁邊繞一轉不可。」

正說着，一羣孩子嘻嘻哈哈地散學過來，一看見這許多兵，大家站住腳，不敢走近前來。只有一個孩子走到槐樹旁邊，對那棵大樹上上下下的看過一遍，然後掉過臉來，向將軍望了一望，走到那個女人身邊叫了一聲「媽」。

將軍看那孩子顯着很聰明的樣子，很喜歡他。問他幾歲。他回答說十四歲了。問他這槐樹上面爬上去看過沒有。他說樹上面有一窟窿，樹裏面只怕是空的。所以他很怕將來枝葉長得太多了，那空榦要撐不住，有一天會倒下來。說到這裏，就好像非常憂愁的樣子。

「那麼你爲甚麼不把枝葉除去一點呢？」

王槐樹聽了這話，露出十分驚訝，而且不忍終聽的樣子，便向他的繼母說：「媽！他倒是甚麼人？」他繼母便告訴他這位是大家都知道的某將軍。

小孩子聽了，並不害怕，向將軍渾身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後恭恭敬敬地向將軍鞠了一個躬道：「我就是叫王槐樹。大家說這槐樹就是我的性命。大帥你怎麼教我砍傷這樹呢？」

將軍立刻吩咐左右預備梯子，要上樹去查看那棵樹上面的大窟窿，並且邀王槐樹領他上樹去。

將軍上樹一看，果然看見有一個井口那麼大的窟窿，便把手鎗向窟窿裏面開了一鎗，竟聽不見鎗聲。連王槐樹都沒有知道他是在那裏放手鎗。將軍不信，再開一鎗，還是聽不到鎗聲。抽出子彈盒來一看，兩顆彈子確已打出。只剩得兩個空壳兒。將軍也和別的貴人一樣，素來是不喜歡被旁人看出自己有甚麼不明白的事情來的，所以只向王槐樹微微一笑。王槐樹也不知道將軍爲甚麼無緣無故的要拆看自己的手鎗，也向將軍微微一笑。

將軍立刻傳令，問有人敢告奮勇進樹去查看裏面的情形沒有。當時就有一個很機靈而且身

材很矮小的兵，自稱我願意下去。

就像淘井一樣的，把那兵用很長很長的麻繩掛下樹心中間去了。將軍又把自己那支手鎗借給那兵。下去了不到十分鐘功夫，那兵就上來了，報告將軍，下面有一個小院子和一所房屋。

將軍便問王槐樹敢不敢陪自己下樹心去看一看。王槐樹說「敢。」王槐樹的繼母卻不肯了。她哭着說，她家只有這們一個孩子，進去了不出來，教她日後依靠誰。

將軍說，「這好辦。你呢，也無非是指望這孩子將來成名賙錢，對你盡養老送終的義務就完囉。這很容易辦。我親自帶這孩子下去。如果我看完了之後，平平安安地帶他出來交還你呢，我就賞他一百塊現大洋。萬一我出來，他不出來，我就按月送一百塊現洋給你，假如我和他兩人都不出來，我如今先下一個命令，叫我們衙門裏每月送一百塊錢給你做養老費。你看怎麼樣？」

將軍近幾年來對於無論甚麼人，對於無論甚麼事，都是用不着徵求第二人的同意的。今天對王槐樹的繼母這樣謙和的問答。在將軍的部下看來，已覺得是仁至義盡，十二分的寬恩洪量了。誰知道王槐樹的繼母竟是老實不客氣的躊躇了半響。然後又問將軍：

「你老不在衙門裏，他們也給錢嗎？你老的衙門往後搬了家，我又問誰去要這筆錢呢？」

將軍的部下聽了這話都表出不願意聽的樣子來。倒是王槐樹搶着說道：「媽，你老今天讓我下去看看罷。大帥有手鎗，就是有老虎也不怕呀。剛纔不是那個人還下去看過來了呢？」

於是乎將軍就親筆寫了兩道命令，蓋好圖章之後，把一張交給一個副官，一張交給王槐樹，教他唸給他母親聽。他的繼母聽他唸完了，就把那張紙重重疊好，藏在身邊。將軍就帶了王槐樹用兩根麻繩掛下那棵枯樹的空心中間去。

下去之後，只見裏面果真是別有天地，一個小院子裏有一所舊式的小屋。小院子裏面靜悄悄的不像是有人跡的所在。王槐樹站在一邊，眼睛望着將軍手裏握着的那支手鎗出神。將軍卻直挺挺地走到那小屋門前去叩門。叩了半天，裏面毫無動靜。將軍用腳踢那門，打算一脚就踢破他，誰知踢了半天，那門連一動也不動。

王槐樹看見將軍那種發急的樣子，失聲笑了出來。將軍對他看了一眼，但是並沒有訓斥他。只是冷冷地對他說：「你來打打試試。」

小孩子伸出手來在門上輕輕拍了兩下。那門就同戲臺上機關佈景的門一樣，自己向兩邊推開了。將軍生就是喜怒不形於色的。但也免不了露出一點驚訝的神氣。

門開處，那個白鬚白髮的老頭兒拄着拐杖來了。將軍登時覺得自己手裏的手鎗拿得很不得當，馬上向袴袋裏一塞。

那老兒似乎已經覺得了，便對將軍笑着說道：

「這又何必呢？你拿在手裏也不妨呀。你以為是殺人的利器的，在我這裏，何嘗不可以把他當作一件很好的玩具呢？不信，就請你對王槐樹這孩子試一鎗。看你打得死他不？」

將軍肅然起敬的說，「我早已試過。但是我不知道仙師究竟是誰？」

那老頭兒道，「你也不用問我是誰。我倒要問你，你現時醒悟過來了沒有？前回は夢。今番不是夢了吧？你今天可以決計不出山了吧？你真愛國愛民，你為甚麼不愛這小孩子？你不妨站在這裏平心靜氣的問一問自己，你到底愛這小孩子不愛？如果這小孩子被你部下殺了你心裏好受不好受？你所說的愛民的「民」那一個不是這樣可愛的小孩子？但是你——我也不說了。你自己去想罷。」

將軍聽了，心裏當然是非常的不舒服。也不知道是羞是憤。但是對那老頭兒望着，一個字也說不出口來。

那老頭兒哈哈大笑道，「好一身的剛骨！真不愧爲將軍！你信我的話也好。不信我的話也好。你可記着，三年之後，我叫這孩子來找你。」

說完話，一手把王槐樹往門口裏一把抓進去了，隨手把門關上。將軍在門外嚷道，「這孩子你可得還我。他母親還在上面等着他呢！」嚷了半天，裏面一點聲音也沒有。將軍無可奈何，只得忍氣吞聲的由麻繩圈裏爬出樹洞，就吩咐副官先付王槐樹的母親一百塊錢；並且吩咐她，以後每月送一百塊現洋來做她養老送終的費用；卻不願意說出三年以後王槐樹還要來找他的話。

將軍走了之後，消息傳出去，合村的人都來了。婦女們都來安慰王槐樹的繼母，勸她不要哭。好奇的男人鬥爭先上樹去，要看看這洞裏到底是怎麼個樣子。您猜怎麼着？那棵大樹上長得好好的，連一個小窟窿都找不出來。

(完)

十六年三月四日於北京

慈愛的母親

(施成裕)

慈愛的母親啊！

你看見你的寶貝的兒子嗎？

跪在地上！

要求你慢慢的走啊！

我的責任

(施成裕)

天亮了，

雄雞喔喔啼着；

賊來了，

黃狗汪汪吠着，

牠們都盡了責任，

試問我有盡了我的責任嗎！

十六，四，十三。



雲翳

朱振霄

三三六

近來幾星期他時常要到夜半纔回家，因為應酬多的緣故。不知是誰沒輕重的在他夫人面前造他一陣謠言，說他在外面有了新歡，所以花天酒地不鬧到夜半是不肯歸來的。也許再隔幾時要夜裏也不歸來了。

這麼不幸的消息刺入她的耳膜，實在比利

及刺在心尖上還痛呀！那也難怪她，在青春狂愛的時候，忽然一個不願想像的失戀的念頭，竟闖入她的心靈，誰都要悲憤的啦！——他有了新人了，他再不會念到舊人了。

去年新婚的時光。他合着她寸步不離，那一件事他不溫順她。有一天他倆是說笑話開頭的，

他一句話不無過分些，說惱了她。她就向牀上一伏。她心裏本來並不真的動氣，原想借此窺看丈夫的態度，經他陪了許多不是，心上又換了一種感觸，故意一百個不理。他不知個中的奧妙，認是她真在惱怒，便也伏在她身旁，加倍的溫順，她仍是不理，兀自的推他走開。

但是她這時委實歡樂極了，一種反射作用，眼睜裏不住的淌出淚來。他真慌極了，馬上抽出自己的手巾，替她拭淚。一面把右臂插在她的頸下，鉤着她肩，面孔緊貼着她的面孔，乞憐地安慰，兩人便緊貼着了一會。愉快和興奮同時侵襲她的心，她不自禁地發出天真的嬌態來：「誰真會

動氣。」

她秋天小病，他伴坐在她牀前。看她一個寒噤，一回抖顫，就在她肩旁的被頭，合得更緊密些。須臾，又向櫥內拿出一條絨毯，蓋在她被上。他按着她過速的脈跳，他聽着她沈重的呼吸，溫柔的問她身上覺得什麼？同時撫她的額上，只覺觸手的熱，奇異的紅從面龐通到耳後，他便輕輕地把被頭褪到他胸口。

他看她散亂的髮堆在枕上，眼皮掩沒了目珠，成很細的兩線，出了一會神。

她想到現在什麼都變了。就像前天她告訴他，他身上不舒服，覺得腰酸得慌，他僅敷衍式的問

幾句，過後就沒有問起。明天仍舊夜半纔回來。要是在平時，他定會立刻陪她去就醫了。

本來夜裏睡後，她們常要談了一刻話，纔入睡鄉的。他現在夜半回來，她守着等待，他沒有說過今天勞你待得很久了，我明天定得早一刻回來。他只是說：「我喊你先睡好了，什麼仍坐着待我，明天又得噁着頭痛。」這兩句話也許就是他安慰之語了！他倆睡後，她很想不論什麼話和他談一刻，但是他精神困憊到極點，往往有一句沒一句的亂答了一陣就不開口了。

往時她要什麼東西，多是她要求了他纔購回，有過一次他自動的給她買一件東西回來，現

在倒有過好幾回他無端給她買了許多很美麗的粧飾品。這一層她疑他買來送人的時候良心上受到責罰，便趁便帶幾樣安慰良心的。並非出於至誠哩。

她觀察丈夫近幾星期來的舉止，和往日一比，發見許多疑竇，更給她一個更強有力的證明。她痛苦極了！

一天在預備吃夜飯的時候她正伏在台上胡思亂想，傭婦端上飯和菜來，當她是睡熟了，便低低的喊醒她。

她自己也莫知所以，聽她一喊便伸起頭來。不自主的望了傭婦一眼。兩手支着頭額，臉上尙淌着

未乾的淚痕，

傭婦表示一種親熱的殷勤對她說，「少奶什麼好端端的又哭了？天天這麼悲傷，可不是玩的，少奶身體要緊，就是有什麼不如意的地方，想開些就得了。」

她呆望着飯碗，好像沒有聽見。

傭婦又催促她說：「少奶吃飯吧，天氣冷，一會兒東西就不熱了。吃不熱的東西，要生病的。」她說罷，聽見下面在敲門，就轉身下樓去開門了。

她並沒有留心傭婦所說的話，但是兩只手卻似乎聽到了，便拿起碗筷來吃飯。纔吃得一口，立刻想起：「像這樣的煩悶，還吃什麼飯！」於是

把碗筷向桌上重重地一摔。坐起身來，右手向牆下抽出一方小花手巾，不住的揩着眼睛。

樓梯響處，她的丈夫走進房來。脫了單呢的帽子，開口就問她：「咦！什麼飯放着不吃，看快要冷了。」

她正是抑鬱的當兒，看見他走進來，心上更提起一層悲感。聽見他發問，初想不回答的，一轉念又答道：「吃飯有什麼用處！」她發聲帶着哭音，哀感至莫可名狀！

他在外面並沒有做過沾花惹草的事情，當然做夢也想不到妻在懷疑，天天悲鬱着。但覺得這幾個星期她的性子好像特然換了一個，對於

他從沒有說過一句溫柔的話。兩人遇到了，他要是不開口，她再也不開口的，有時兩人竟默坐一室，十幾分鐘沒有聲息，只有台上的擺鐘搭搭地響着。就是他忍不住了想出一句話問她，她總很高興的樣子答了一句就停口了。

因此疑惑也不時侵襲他的心，不過因為他在外面時候多，一走出家門，什麼都會忘掉。及回轉家來，疑惑又躍上心頭——時起時伏，他還沒有加以徹底的研究哩。

這天他身上覺得寒冷，頭也有點昏迷，所以很早就回來了。不幸又看到妻子冰冷的形狀，不禁把前事溫理一遍。

抬頭看見她眼皮像給水漬過，紅而且腫，他便道：

「好端端的什麼哭了？」

「我爲什麼要哭，問你自己！」

他料不到碰着這麼大一個釘子！心想她以前多麼溫和，現在竟變得如此潑，婦人家厭故喜新的惡習，委實可怕啊！就是我有不如他意的地方，不妨和我直說好了，怕我不答應她？我在外面看到美麗的飾物，記得總買回給她，雖則不希望她感謝，給我好面孔看看，也就得了。她老是這麼使性子。一而再再而三的和我不開氣，我可也不能再忍了！

她看他聽了這兩句話就低着頭不響，滿臉怒意，旁人之言，實在是千真萬確的了。這時她胸中好似有無數的小槌子在裏面敲擊着；不自主地執着手巾拭淚。

她痛苦極了，彷彿覺得周圍的世界儘在那裏縮緊攏來，漸窄漸小，幾乎圍着她的身體；鼻裏不知給什麼東西也塞得怪緊，使她氣也透不轉。她的臉上有點兒發熱，光彩比剛纔好看得多；四肢卻很冷，軀幹上也一陣陣地發寒；頭腦則昏騰

作痛。

迷糊中她看見丈夫坐起身來，向衣架上取了帽子，怒冲冲的走下樓去。接着下面大門上裝着的鈴的零零……地響了一陣，門仍關了。

她想到前途的空虛，什麼都完了，遲鈍的腦力如受了催眠一樣的呆木，驟然的一陣昏迷，倒在樓上，身體只是顫顫的戰慄！

室內絕無聲息，燈光動也不動，像墳墓中的

幽燈！

十二，一，一九二六，上海。



蒲盧國（今鏡花緣之十二）

胡寄塵

多九公等四人，離了玻璃國，又走了五天海程。風平浪靜，沒有甚麼可記。第六天頭上，又到了一處海岸。看看岸上，人煙十分稠密，像是一個熱鬧城市。

多九公等把船靠了岸，預備上岸探望探望；只見遠遠的已有人打海岸走過。多九公看了看，首先說道：「林、唐二位，看見麼？我們已到了蜜蜂國了。」

林之洋道：「甚麼？多九公！甚麼叫蜜蜂國？」多九公道：「你不看見麼？那些在岸上走的人，一個個都穿了繡花的衣裳，上面繡的，不是別物，乃是一隻大蜜蜂。而且頭上戴的帽子，也是蜜蜂頭的形狀……」

多九公這樣的說着，還沒說完，唐敖也已看出他們特殊的情形，插言說道：「真的！真的衣裳上

都繡着一個大蜜蜂，帽子也是蜜蜂頭。分明是拿蜜蜂做徽號，真的是蜜蜂國了。」

李二正在望着遠處，聽見他們這樣說，他也說道：「真的到了蜜蜂國。你們不見那屋頂上豎的旗子麼？上面也是畫得一個大蜜蜂。」李二一面說，一面舉手指着。

唐敖、林之洋隨他所指的地方看去，果然不錯，旗子上是畫得一個大蜜蜂。李二道：「這大約就是他們的國旗了。」

多九公大喜道：「那就更足證明這裏是蜜蜂國了。」

林之洋道：「他們既然拿蜜蜂做國徽，想必有個原因。我們何妨上岸去探問探問，到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多九公道：「你們去罷！我不去。我在伉儷國、玻璃國，已經兩次上了大當。這回再不願輕易上岸了。……我想他們拿蜜蜂做國徽，也沒有甚麼旁的原因，只不過「取其勤」罷了。我們小時候，讀三字經，上面就有四句說：「蠶吐絲，蜂釀蜜；人不學，不如物。」他們拿蜜蜂做國徽，無非是勉勵人家不要懶惰罷了。不是一件甚麼有趣味的事。」

李二道：「這卻未必。因為還有旁的解釋。」多九公捋了捋鬍子，露出驚疑的神氣，問道：「還有甚麼解釋？」

李二道：「因為蜜糖是甜的；所以外國人新婚的第一個月，叫做「蜜月」，就是取甜的意思。他們用蜜蜂做國徽，安知不是如此。換一句說：蜜蜂就是象徵快樂。多九公！你說怎樣？」

多九公板了面孔，很不高興的說道：「甚麼外國的典故，我們老朽是不懂的。」

林、唐二人，見他們漸漸的爭論起來了，就拿旁的話來勸解。林之洋道：「現在不必空說，我們上岸去探問探問，就會知道的。」唐敖道：「如此，多九公正好同去。」說着，就拉了多九公要走。

多九公死也不肯同去。只說道：「你們上岸去，探問明白了；回來告訴我。豈不是一樣麼？」

林之洋道：「這樣也好。多九公既不願去，就偏勞他在這裏看船罷。」又回頭向李二道：「李二！你願去不願去？」李二道：「一同去見識見識，是很好的。」

於是林、唐二人，同李二，就上了岸。沿岸走了不多幾步路，就是大道。路上來往的人也很多。服飾都是一樣。林、唐二人仔細看看，覺得他們實在是拿蜜蜂做徽號。

走路的人，看見林、唐等三人，雖然免不了特別的注意；卻也不干涉他們，只讓他們自由在街上走。林之洋道：「早知沒有人盤問我們，或捕捉我們，何不拉了多九公同來。」唐敖道：「多九公的膽子太小了。」

他們三人，一面說，一面走，不知不覺，已走入熱鬧的街中。

林之洋指着一家店裏的玻璃廚道：「這真是蜜蜂園了。你們看這廚裏陳列的，都是蜜蜂。」

唐敖留心看時，看見這一家店乃是玩具舖；許多玩具的中間，有不少的蜜蜂；有的像泥塑成的，有的像紙剪成的，也有幾個，看起來好像是鉛皮製成的，大小不等；大的有真蜜蜂十倍，二十倍大，小的和真蜜蜂差不多。而無論大小，都製造得惟妙惟肖，簡直和真蜜蜂一樣。

林之洋道：「這些蜜蜂，陳列在這裏，想必是出賣的。我們何妨問他們買一個，順便探問他們愛蜜蜂的因原。豈不好麼？」

林之洋這樣的說着，就往前走一步，對店裏的一個夥計道：「喂！我要買一個蜜蜂。那頂好的甚麼價錢？」

夥計看見有生意，自然很和氣的來招呼；但是聽了林之洋的話，完全不懂。問道：「先生！你要甚麼？」

林之洋道：「我要買一個蜜蜂。」夥計遲疑了一回，說道：「甚麼叫蜜蜂？我們店裏沒有。」

李二在旁邊，指着夥計衣上繡的蜜蜂，說道：「要買這個。」夥計道：「哦！要買衣服麼？」李二道：「不是。」

這時候唐敖立在後面，指着玻璃廚裏的蜜蜂說：「我們要買這個。」夥計恍然道：「原來要買這個。這個不是叫蜜蜂，這個是叫蒲盧。」

李二覺著很奇怪，說道：「甚麼叫蒲盧？」唐敖沈思了一回，說道：「不錯！蒲盧就是蜜蜂。爾雅上說過的。」李二見唐敖引經據典，說出來歷，也不敢多說了。林之洋也明白了蒲盧就是蜜蜂，不過是方言不同罷了。就對那夥計說道：「不錯！我就是要買一個蒲盧。」

夥計聽明白了林之洋的話，纔笑嘻嘻的說道：「原來是要買一個蒲盧。」一面說，一面拿鑰匙開了玻璃廚的門，拿出一個頂大的蒲盧來，給林之洋。那蒲盧實在大：他的身體好像是雞蛋一般大，

加起一對長翼，足有三寸長；頭上兩粒明亮的眼睛，一閃一閃的發光。

林之洋一面接在手裏，一面說道：『造得真巧妙，好像真的一樣。』一句話還沒說完，只見那蒲盧吱吱的叫了幾聲，就張開雙羽，向空中飛去。林之洋出其不意，竟捉不住，只好讓他飛去。兩眼望在空中，望得呆了。只見那蒲盧飛得很快，一霎時就飛過一條街，飛到對面人家的屋頂上，纔落了下來。

李二嚷着道：『蒲盧是活的麼？』夥計見他有些土氣，就譏諷他道：『蒲盧那裏是活的，只怕你們人是死的……你想裏面有機械；把機關開足了，一放手，他自然會飛去的。在空曠的地方，飛了去，自然要落下來。在這逼仄的街上，誰叫你們放手；現在落到人家屋頂上去了，看你們怎樣？』

林之洋道：『又不是我有心放他走的。』夥計道：『不管有心無心，總是要你認賬。』林之洋道：『沒有這道理。』夥計道：『一點也不欺侮你們，應該如此。』

林之洋和夥計爭論着，唐敖自知理屈，就向林之洋道：『這只怪我們自己不小心，放他飛去了。只好認賬罷。』又問夥計道：『不知多少錢？』

夥計道：「這是頂大的，每個大洋十元，一文也不能少。」林、唐二人無法，只好如數付錢了事。但是心裏有些氣，再不願意和那夥計說話；把他們要探問的事，反攔起來，只管向前走去。

走不多遠，只見前面有一座酒樓，他的市招是「一寸樓臺」。林之洋道：「好一個「一寸樓臺」風雅得很。」李二道：「一寸樓臺，豈不太逼仄了麼？」

唐敖略想了一想，說道：「不錯！我記起來了。」一寸樓臺，就是蜜蜂窠的別名。他確是有來歷的，不過我一時說不出見於甚麼書。」

林之洋道：「這樣說，有趣極了。想不到這裏的人，這樣的博學，我們幾乎也被他難到。倘然多九公同來，他老人家又未免要上當了。」

他們一面說，一面走進酒樓去。只見這座酒樓，造得真特別：裏面一間一間的小室，不知多少；而每間的門，都是六角形。這就是摹仿蜂子窠而建造的。最奇妙的：那門上再有門，從上面的門裏進去，又是一層樓。進那樓上的小室，既沒有總樓梯，又不便設許多樓梯，只好用活動樓梯，移來移去。總之：這座酒樓的造法，無非是摹仿蜂子窠罷了。

林、唐等三人，揀了一間小室坐下；堂官照例走過來招呼。林之洋就叫他拿了三客現成的菜飯，一面問堂官道：「你們這裏的市招「一寸樓臺」題得真好。不知是何人題的？」堂官道：「這是我們國裏酒館帶做旅舍通用的名字；並不是我們一家獨用的。如至說到他的來歷，那是很遠很遠的。」

唐敖道：「你何妨說給我們聽聽，使我們廣一廣見聞，好不好？」堂官道：「可以的。據說：這個名字，乃是三千年前，發明「蒲盧制度」的聖人題的。」

林之洋忙問道：「甚麼叫「蒲盧制度」？」堂官道：「就是我們國裏通行的「分工制度」，全是摹仿蒲盧。」

唐敖低聲向林之洋道：「蒲盧就是蜜蜂，我們早知道了；他們的制度，爲甚麼摹仿蜜蜂呢？」

林之洋還沒回答，那堂官接着說道：「先生！我們國裏的制度，摹仿蒲盧，確有一種好處。你們不見那蒲盧麼？分爲工蒲盧，和生殖蒲盧。工蒲盧專門作工，生殖蒲盧專門生殖。你想！世界的進化，人類的幸福，全在作工。倘然作工不進步，那麼世界就沒有進化的希望。然而人類是免不了死的；要使我們很好的成績，繼續不斷，那麼，就靠在生殖。所以生殖也是一件極要緊的事。倘然傳種不良，則前人

的工作，也都要付諸流水。不但是不會進步，而且要退步。但是又有一個困難的問題：就是一個人，又要注意工作，又要注意生殖，那能兼顧並營？所以那位聖人，就想出這個分工的方法來：作工的專門作工，生殖的專門生殖。從此工作一天天進步，而人種也一天天改良。直到現在，成績實在可驚。但是，這種制度，也不是憑空而來的，乃是摹仿蒲盧；所以我們國裏就十分敬重蒲盧。國名叫蒲盧，國旗上畫的是蒲盧，一切的日用品，莫不畫了蒲盧，或刻了蒲盧在上面，以作紀念。」

堂官高談闊論的，說了這一席話，把唐敖等三人都聽呆了。只覺他說的話，又有趣味，又有道理，除了佩服他們的制度而外，竟想不出一句批評的話來。所以只好默默的聽他說。

後來還是李二想出一句話來問道：「那些專門工作的人，既然不要他們生殖，難道他們都沒有性慾麼？」堂官道：「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林之洋道：「這個問題，怎樣解決？」那堂官正要回答，忽然聽見隔壁，有叮叮的一陣鈴聲，堂官知道是那邊的酒客，在那裏喚他，他就別了林、唐等去了。

林之洋向唐敖道：「這個問題，實在難解決。」唐敖道：「料想他們必有解決的方法，可惜這時

候他沒工夫告訴我們罷。」

當時林、唐等三人吃完飯，卻是另一個堂官來收賬。林之洋不便把前話再問他；只得付清了賬，走出酒樓去。在街上遊散了回，又看見第二座一寸樓臺。林之洋道：「不錯！他們凡是酒館，都是以「一寸樓臺」爲名的。」三人一面閒談，一面走，大約走了十八九里路，忽然看見前面已是海岸。再留心一看，自己的船，就停在那裏；多九公正立在船上遠望。

李二忽然大悟道：「我們向東邊去，今從西邊回來；我們走的路程，不是一個圓圈麼？」唐敖想了一想，點頭道：「不錯！我們已經走了一個圓圈了。」

三人上船，把剛纔所見的事，告訴多九公。林之洋還勸多九公再上岸去一看。多九公搖頭道：「我怕上當，我不去。你想他們倘然捉了我，問我是專門工作的人，還是專門生殖的人，我將如何回答。我這一大把年紀了：工作固然不勝任，生殖也不任勝。那豈不糟了麼？」

林、唐聞言，都大笑起來。二人見多九公不肯上岸，他們也不願再上岸去了。只在船上住了一夜，明天一早，就開船向旁的地方去。（本篇完，全書未完。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期分解。）



推潭僕遠

文壇秘錄（十六）

編者輯

一五二五

吾人日常留意於上海之市招聯語者。必知有一最難解之問題。其問題維何。卽浙江路天祿茶食肆內之橫額是也。初肆主人經營既就。以重幣乞書於譚組安將軍延閣。將軍爲書四大字曰推潭僕遠。肆主以問於人。人咸莫解。數年以來。凡文人學士之光顧該肆者。必歸而攢眉苦思。顧終不明其出處。有舉以叩餘杭章太炎者。太炎亦不能對。意者此疑其終莫解矣。乃日昨偶與一友語此。則居然已得解決。友之言曰。三年前馮君木師（友爲馮之弟子）以此問朱彊邨。彊邨不能答。越日忽來告曰。頃問於人。似出漢書西域傳。於是出漢書共檢之。則不可得。又數日。况夔笙詣馮許。馮又以此語之。况以

漢書西域傳而聯想及後漢書西南夷傳。檢之。則印都夷注中。此語赫然存在。蓋夷言推潭僕遠者。猶華言甘美酒食也。於是相與拊掌稱快。此一疑也。其關係雖細。然橫互於滬人士之心胸中久矣。故樂爲著之。(夏雲)

木魚書

廣東之粵謳。人多知之。而其地所流傳之俗歌。又有名「木魚書」者。木魚書之命名甚奇。江浙人誤會之。以爲卽僧人所繫之木魚。「木魚書」蓋卽江浙間「宣卷」之類也。其實不然。頃閱王漁洋廣州竹枝詞有云。兩岸畫欄紅照水。蠶船爭唱木魚歌。註引池水偶談及後山叢談。「二廣居山谷間。舟居謂之蠶人。蠶音延。」(著者按。今讀作但。)
「蠶有三種。蠨蠶、木蠶、魚蠶也。」
「其地有民歌……大抵皆男女相謔之詞。」據此。則木魚書卽木魚歌。木魚歌者。木蠶魚蠶之歌也。(秋山)

新學制小學教科書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新學制初小教科書

新學制高小教科書

國語 教科書 八冊 前四各二冊 後四各三冊 各三角

作文 教科書 八冊 各一角

社會 教科書 八冊 前四各八分 後四各三分

自然 教科書 八冊 前四各一分 後四各三分

算術 教科書 八冊 各八分

珠算 教科書 前二冊 各二角半

常識 教科書 八冊 各三角

形象藝術 教科書 四冊 各一角二分

工用藝術 教科書 八冊 前四各四分 後四各二分

音樂 教科書 前八冊 各八分 後三冊 各三角

國語 教科書 四冊 各一角二分

作文 教科書 四冊 各一角

公民 教科書 四冊 各八分

歷史 教科書 四冊 前二各五分 後二各五分

地理 教科書 四冊 前四各一角

算術 教科書 四冊 各一角二分

珠算 教科書 四冊 各二角

自然 教科書 四冊 各三角

衛生 教科書 四冊 各一角五分

商業 教科書 四冊 各一角二分

形象藝術 教科書 二冊 各一角五分

工用藝術 教科書 四冊 各一角二分

音樂 教科書 四冊 各一角

英語 教科書 二冊 各二角

註音英語 教科書 二冊 各二角五分

國語 教科書 四冊 前二各一角 後二各一角

國語 教科書 四冊 各一角

公民 教科書 二冊 各八分

歷史 教科書 四冊 各二角

地理 教科書 四冊 各一角五分

筆算 教科書 四冊 各一角五分

理科 教科書 四冊 各一角五分

新法後期小學教科書

國語 教科書 四冊 前二各一角 後二各一角

國語 教科書 四冊 各一角

公民 教科書 二冊 各八分

歷史 教科書 四冊 各二角

地理 教科書 四冊 各一角五分

筆算 教科書 四冊 各一角五分

理科 教科書 四冊 各一角五分

自然 教科書 二冊 各一角五分

國故新探

此書爲唐肇黃先生近年
作品中含關於文學音韻

著 鉞 唐

角 四 元 一 價 定 冊 一

訓詁諸子學歷史學各科之文字共三卷
二十餘篇其要目有音韻之隱微的文學
功用 文體的分析 詩與詩體 散文
節拍 拗測 歌戈魚虞模古讀 入聲
變遷與詞曲發達的關係 白話字音考
原 論楊朱 論別墨 論列御寇等篇
書中多新見解而考據之縝密解釋之透
切復足以輔其說研究文學文字學及中
國思想史者不可不讀

版 出 館 書 印 務 商



英美小說雜誌的一瞥(上)

程小青

(一) 性質和內容

本雜誌的主任胡寄塵先生，曾經寫信要我做一篇英美雜誌的調查。我覺得英美雜誌的種類不一，數量繁夥，若要一一縷舉，不但要連篇累牘，並且就我的見聞所及，事實上也萬難辦到。因為英二國的雜誌，差不多各種學科都有專刊；上自文哲，宗教，科學，小而至於家政，服飾，和各種游藝，都有定期的雜誌。這許多性質不同的雜誌，無論一個人的見聞，不易遍及，即使都能瀏覽一過，在勢也不能一一作精密的介紹。因此之故，我把這題目收縮到美英的小說雜誌一方面；並且專舉幾種最

流行的雜誌，把他們的性質，內容，略為介紹。至於掛一漏萬的弊病，在所不免，還希望海內同志們糾正才是。

英美小說雜誌的種類，也是不可勝數。內中隱分等級，有幾種偏重於文學的雜誌，專供給一般智識階級的消遣，但大多數却都是屬於普通性質的。若使兩相比較，文學的僅佔十之二三，而且銷路也細！其餘的十之七八，都是有普遍性的小說雜誌，銷行的範圍，各社會都有。那些偏重文學的雜誌，在英國的有溫特沙（Windsor）；這雜誌除小說外，插圖很富，專選各名家的作品，製版印入，非常精美。有時有討論美術的文字，也都由專家執筆。小說的性質，自然主義和浪漫主義的作品，兼收並蓄。並且每篇小說，都有很生動的插圖，故而這雜誌實在可稱得唯美的雜誌。在美國則有落日（Sunset），世紀（Century），哈潑（Harper），斯格列李納（Scribner）等，性質都偏重文學的，選述的也都屬文壇名宿。這幾種雜誌，都有插圖，尤以哈潑和斯格列李納兩種較多而精美。內容除小說外，很多長短詩歌，和關於藝術與哲理的論文。至於小說的性質，也不拘一格，不過短篇的多，長篇小說偶載一二，並不每期都有。此外另有一種金書雜誌（Golden Book），性質各別，專門繙譯別國的

名作，如法，俄，西班牙，和南歐諸國的名家小說，都盡量的介紹。除譯作以外，又複印英美兩國已故作家的名作。現代的作品，固然也有，但數量較少，就全雜誌的容量而論，約僅佔三分之一。這雜誌中在小說以外，另有戲劇，鶯語，軼話，和名家的尺牘，日記的手蹟等發表，在文壇上也頗名貴。詩歌一欄，選譯我國的唐詩很多，如杜甫，李白，白樂天等，更是常見發表。小說也是短篇的居多，上年的長篇，有法國名作家蓋鮑列 (Emile Yaboria) 雷考格偵探案一種，也很著名。這一篇本是偵探小說界上的名作，流行還在福爾摩斯探案以前，但我國却還沒有譯本。金書雜誌還有一種特點，就是無論長短篇小說，完全沒有插圖。在英美的小說雜誌界上，無論什麼價格，都有插圖，故而這金書雜誌可算是獨樹一幟了。另末還有一點，似乎也值得介紹。就是在這金書雜誌裏，有一個我國的投稿家。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Cheng Chier Hsing，他的作品是一篇戲劇，標名叫做 The Thsice Promise_d Bride。我國人投稿於英美小說雜誌的還不多見，因此我特地連帶的介紹一句。不過我不知這位投稿家的華文姓名，還是一件憾事。

普通性的小說雜誌，種類非常的多。有些專載一種性質的小說，譬如偵探小說雜誌，言情小說

雜誌，冒險小說雜誌等，各標獨立的名義，所載的小說也限於標名的範圍。偵探小說雜誌更見風行，最流行的，美國有偵探小說雜誌 Detective Story Magazine，是一種星期刊；英國也有一種偵探雜誌 The True Story Magazine，是兩星期刊，銷數都非常大。這兩種雜誌性質雖同，內容却略有異殊。美國的偏重小說，每期總有短篇小說七八種，長篇一二種，另有首尾完全的短長篇小說一篇或兩篇，小說的性質，都屬於理想的。此外另有關於偵探學術的雜作，如指紋學，字迹研究，罪犯心理學，和罪徒們內幕的調查等。不過這種雜作，不很注重，祇是偶然載一二種罷了。那英國的一種，就偏重於這種含研究性的雜作。除了美國雜誌中所包含的各種科目以外，另有偵探學上的應用科學，和毒物研究等欄；並且每期的材料，雜作和小說幾乎相等，和美國雜誌所載的祇是聊備一格的情形，完全不同。內中所載的小說，大半也偏於事實方面，例如法官的疑案錄，和偵探長的探案日記等。故而所發表的多半是實在的案子，却用小說的體裁敘述出來。但在我們別國的人看來，却覺得興味較淡，因為實事的小說，在技巧結構方面，究竟敵不過理想的容易動人，至於這一種雜誌的執筆的人，除了專門的小說作家以外，還有退休的偵探和法官，或親自紀敘，或憑口講，另由他人

紀錄。這種代紀的情形，在別種雜誌裏原很普通。譬如大人物的訪問記，往往有社會上的著名人物，口述生平的经验，或某種學術的經過，由執筆的紀錄下來，發表時兩名同列。但在小說雜誌中採用這種紀錄體的，却實在少見。這種實事的小說，在本國人當然都很歡迎，故而美國另有一種實事小說雜誌 The Strand Magazine，他們有一句標語說：「事實的離奇，逾於理想」內中所載的，都是含新聞意味的實事，但變了小說體裁，便較尋常的新聞更加生動，這雜誌也可算獨創一格。那撰述的都不具名，篇中的姓名地址，也往往祇用字母代替，並且完全短篇，沒有長篇。至於小說的性質，言情，偵探，滑稽，冒險，和人類社會中發生的種種問題，却是應有盡有的。

其他的雜誌，小說的性質，既不拘一格，並且往往兼載有趣的雜作，如關於美術，電影，戲劇，幻術，和各種球，棋，等遊藝的論文，都由專家執筆。英國有幾種雜誌，可以代表，如海濱雜誌 The Strand Magazine，皇家雜誌 Royal Magazine，大雜誌 The Grand Magazine，倫敦雜誌 The London Magazine，批亞森雜誌 Pearson Magazine 等，都是最風行的月刊。這五種雜誌中的小說，都是許多現代小說家的作品，雜作方面，也各各不同。海濱雜誌，都是偏於娛樂和遊藝性的。

皇家、倫敦和批亞森雜誌，却載比較專門的論文，如靈魂學、各種科學和一切新奇的發明等，都用涉顯流利的文字，介紹給一般讀者。大雜誌中雜作最少，却特開笑林一欄，專載有趣的笑話。就我個人的眼光，這五種雜誌，價值雖同，並且各有插圖，但趣味最濃郁的，要算海濱雜誌。就是那名震全球的福爾摩斯探案，歷年來也都是在這雜誌中發表的。並且不時還有新奇的雜作，如電影的歷史、獸戲的訓練、和銀幕演員的化裝談等，都是很有趣的。新近又有一種雜作，標名叫做最巧妙的謀殺案，請了許多有名的小說作者，各撰一短篇，理想或事實的不拘，但以「最巧妙」的為限，一共約有七八篇，有幾篇果真不可思議，足當得巧妙的考語。另外還附有字謎和畫謎等欄，以助讀者的興趣。美國的最流行的小說雜誌，要算星期六晚報 Saturday Evening Post，赫次雜誌 Haerts International，考司門泡列頓雜誌 Cosmopolitan Magazine，紅書雜誌等 Red-Book Magazine 等。紅書雜誌除小說外，頗多舞臺明星和電影明星的照片和插圖，在美國小說雜誌界中別開生面。赫次和考司門泡列頓二雜誌，執筆的都是美國的名家，赫次中却兼刊別國的譯作。這三種都是月刊，並且插圖都特別豐富。但近來那赫次和考司門泡列頓二雜誌，已合併為一種了。星

期六晚報是星期刊，資格最老，銷路也最廣。據該雜誌聲明，每期竟達二百萬冊以上。內容小說為主，撰述的大半是美國作家，兼載論文雜作，範圍很廣，上至政治，宗教，實業，下至裝飾，園藝，和一切關於日常生活的問題，應有盡有。這雜誌材料非常豐富，每期竟有一百多頁，並且本子特大，取價却又比別的雜誌為廉，每期祇售五分，有這種種的原因，銷行的普遍，那自然不是偶然的事了。

除了上述的幾種雜誌以外，其他的小說雜誌，還不計其數。現在姑且再約舉幾種，如英國的領袖雜誌 Premier，紫羅蘭雜誌 Violet，小說雜誌 Novel，紅雜誌 Red，黃雜誌 Yellow，等，美國有短篇小說雜誌 Short Story Magazine，斯麥脫雜誌 Smart，派辟拉 Popular，藍書雜誌 Blue Book 等。或是月刊，或是星期刊和兩星期刊，銷行也廣，不過這些都是專門的小說雜誌，絕少雜作論文。至於小說的性質，不拘一類，大率以言情，偵探，滑稽等為主。體裁短篇的居多，長篇的每期至多一二種，有些竟完全沒有。但有分兩期或三期登完的短篇，往往有兩篇這樣的小說，一起一結，互為聯續，很有吸引讀者的力量。

情緒

(施成裕)

我的情緒，

好像千萬條亂絲；

不知那一個，

來把他來梳一梳。

親愛的小鳥

(前人)

親愛的小鳥，

你爲何這樣垂頭喪氣？

莫非少了伴侶？

如不見棄，

我願做你的伴侶。

寄自澄衷學校



小說枝談

(續)

諸暨蔣瑞藻孟潔

萬人敵

張砥中台柱。泉唐人。家住白蓮洲側。少時喜大言。力能挽三百鈞弓。臨文絕不苦思。而稿已脫手。尤工填詞。著有洗鉛詞數百首。語多香豔。而亦有沈著老練之處。師事沈東江謙。與洪稗畦齊名。甲寅從軍。授招撫教諭職銜。總督姚燾雅推重之。旋以不檢被斥。中年遊俠江淮。踪跡靡定。後入婺州太守幕。挾其家人而竄。邏者捕得之。置獄中年餘。撰萬人敵八寶刀樂府數種。中丞金公鏞憐其才。將釋之。乃婺州使君忽爲家奴所弑。復牽張入案。未幾遇恩赦。得放還。適金中丞被論。張念舊德。號聚都人士投詞督撫。懇其疏留。會怨家官於都門者。聞張漏網。遂囑法司行文浙省。凡罪囚內似可援赦。而情有可惡者。仍行正法。一日。張正在友人所小飲。收者至。環首於泉唐門外。臨刑賦滿江紅一曲。有一失足時

無可悔。再回頭處如何是之句。蓋狂而無行。臨死自悔。殆無及矣。(清波小志)

青霞錦

予友趙瑾叔瑜。泉唐人。入籍武康。補博士弟子員。少時雅喜填詞。撰有青霞錦翠微樓傳奇數種。與洪稗畦齊名。中年喜作釋氏裝。自稱繡衲頭陀。不飲酒食肉。又不言釋氏之學。不肯俯仰於人。家雖貧。泊如也。記康熙庚辰三月。夜大風雨。至黎明。聞叩門聲甚急。啟視之。則趙也。著屐而來。云天雨如此。桃花摧殘可知矣。吾欲往六橋弔之。君能偕我行乎。予適小疾畏風。辭之。瑾叔遂獨行。抵莫仍過我。急索筆寫弔桃花曲五闋見示。音調悽惋。真有惜人也。予亦倚其聲而和之。今錄趙作於後。

(山坡羊) 誰繪就河陽圖畫。卻向這西湖懸掛。怪宵來狂風不休。看紛紛紅雨漫天下。假若是板折他。被催花御史拿。到而今禁不住。嬰哥只把東風罵。何事天公見識差。波查。葬西施。向水涯煙沙。嫁王嬙。不返家。

(皂羅袍) 十里虹橋緊跨。總拋開旖旎。掃盡繁華。長堤那得錦屏遮。穠香一路由人闖。珠零玉碎。蘭舟漫擗。紅愁紫怨。春醪漫賒。淚蘇蘇怎禁得千行下。

(解三醒) 貴客來孤負了軒車駟馬。富商來消停起檀板琵琶。才子來詩成空返玄都駕。美人來休認做玉真家。縑流來何曾悟得三廉義。羽士來未必燒成九轉砂。有一種狂逞輩。癡呆煞。肚皮裏惟知飲啖。耳朵裏只聽喧譁。

(玉抱肚) 吾心牽惹。急孜孜憐花惜花。把一杯澆向花前。花知道可能鑒明。日之夕矣不歸家。恨不得坐到黃昏再哭他。

(卓角兒犯) 六朝春總屬虛花。三月景一番閒話。說什麼絳雪胡麻。想都是塵埃野馬。沒相干。拋開罷。眼也斜。枝頭還剩一些些。風休刮。雨莫加。殘春尙值千金價。

(尾聲) 人生難得長瀟灑。費幾盃浪酒與閑茶。你看宋苑秦亭。又增一番新綠也。(清波小志)

石頭記

余於京都肆中得鈔本石頭記三冊。與通行本多有不同處。晴雯之表嫂。卽多姑娘。柳五兒之死。在晴雯之先。芳官戴皮冠。反著狐裘。寶玉呼之爲耶律匈奴。後音轉爲野驢子。此類尙多。今不復省記。初欲付印行世。以冊本過少未浹。辛亥秋恩恩旋里。置之會館中。今遂失矣。惜哉。有謂紅樓描寫人物。脫

胎水滸者。確也。寶釵似宋江。襲人熙鳳似吳用。黛玉晴雯似晁蓋。探春似林沖。湘雲似魯達。薛蟠似李逵。晁蓋中箭。宋江獨哭。晴雯被逐。襲人獨哭。李逵罵宋江。薛蟠罵寶釵。李媽罵襲人。乃依樣葫蘆之筆。至頑童鬧書房。則以三打大名府爲藍本。金桂戲薛蝌。則師二潘之故智。又有謂紅樓之衍炎涼。係放照金瓶梅者。亦確也。金瓶無一正人。紅樓亦無一正人。其人物之偏肖者。爲尤二姐之與李瓶兒。

(缺名筆記)

石頭記一書。(俗謂之紅樓夢。本書並無此名)其措詞全仿語錄。而又多加助字。絕非不學之人所得而妄作也。至於摹繪人情物理。靡不盡態極妍。信能於小說家中自樹赤幟。後有留心於一代方言者。舍是其何徵哉。王雪香又爲之評贊。以輔翼之。亦文人遊戲三昧也。可以並傳矣。(窈言)

寧藩下永寧王世子妃彭氏。奉賢人。生有國色。足極纖。江西人以彭小脚稱之。而饒勇多智。力敵萬夫。江西破。永寧父子皆殉國。妃乃帥家丁數十人入閩。寓汀州。結義軍將范繼辰等。聚衆數千。克寧化歸化等十餘州縣。大清兵極畏之。會歲飢。衆稍散。遂以順治五年。爲叛將王夢煜所敗。被執不屈。絞殺於汀州之靈龜廟前。其從婢二人。一名金保。一名魏真。年皆未及笄。而俱有勇力。善騎射。妃既死。保自剄。

真竄山谷間十數日。兵退乃出。竊妃與保屍葬之。遂去爲尼。不知所終。此事明季諸野史俱未紀載。惟見施鴻保所著閩雜記中。頗疑紅樓夢所記媿嬪將軍事卽指彭。(春冰室野乘)

王雪香評石頭記。其未經道破之燈謎。皆爲釋明。惟懷古十詩隱俗物十件。不能全釋。余代釋之。其一赤壁。蚊子燈也。其二交趾。銅喇叭也。(雪香同)其三鍾山。耍猴兒也。其四淮陰。納寶瓶也。(喪家以瓦罌貯飯。並銅泉數枚。納諸棺中。俗謂納寶瓶。且謂冥中有惡狗村。持此無恐。語甚誕。)其五廣陵。剔牙棒也。(俗用柳木爲之。謂可去風)其六桃葉渡。門神紙也。(新年與桃符並換)其七青塚。墨斗也。(雪香同)其八馬嵬。肥皂也。其九蒲東寺。竹簾也。其十梅花瓶。紈扇也。(雪香同)此中惟耍猴兒似非物件一類。作者特於前卷先設史湘雲一謎。且云真是俗物。蓋留爲明眼人取決地耳。(宛言)

夏縣賈筱樵侍御(瑚)其尊甫字雲樵。故侍御號筱樵。北音樵喬無別。時人作聯云。姓名疑在紅樓夢。夫婿曾燒赤壁兵。余先聞此聯。而光緒乙亥丙子。侍御胞弟筱雲(璜)與余春秋同捷。官兵部。侍御則外簡山東知府。余迄未晤面也。光緒間。滬上妓女有賈探春。賈惜春。薛寶釵等名。所歡贈以聯云。我爲黃浦江邊客。卿是紅樓夢裏人。後林黛玉出。豔名尤噪。屢嫁人而復屢出爲娼。其演秦腔。全持身段活

所歌字句。竟不可辨。真所謂浪得名耳。（此浪字作淫字解）曹雪芹死而有知。當爲瀟湘妃子痛惜名譽矣。（五餘讀書塵隨筆）

劉海樹詩。清於雪伯。艷於樸史。嘗以迎候長官。一夕成紅樓夢小說八韻詩二十首。余惜其無可著錄。爲摘記數聯。冷香丸云。冷語番番記。香心曲曲句。網繆元有使。嫉妬最難膠。紫柘漿盈盃。紅梨汁半甌。玉環同內熱。曾遣六宮秋。病中斷指甲云。斷箏銀甲卸。殘線翠裘孤。筍折麻姑爪。桃香細骨臙。鴛靴搔不著。鴻雪印全誣。東風壓西風云。柳梢眠上下。帳底鬥雌雄。池水干卿綠。桃花爲底紅。我憐聊復爾。婢學可能工。不競南猶失。其涼北又風。夫容女兒詠云。碧落新碑樹。沈香小像薰。夢塘寒食祭。春草玉人墳。徵引不及稗官。故非尤展成輩所及。（搏沙錄）

（未完）



換巢鸞鳳記

(續)

(天游)

第二回 怨飄零客舍遇青鸞 驚叵測離宮來赤鳳

蟬妮寓所，是在勃羅斯堡，一條小巷，四層樓上。他初進雷柯衣肆，每週就得五鎊俸金。住在一家公寓裏，很是安樂。叵耐公寓主人，是個退職軍官，無故對於蟬妮談起愛情來。給他妻子知道，醋海生波，大鬧了一場。蟬妮沒法想，搬到這裏。地方雖是偏僻，主人卻是個和藹可親的婦人。替蟬妮準備晨餐，中膳，晚膳，卻要自己預備。日曜日晚餐，是同女主人在廚中同吃的。房屋雖小，同住的人，都各管各不來騷擾別人。樓下住的，是一個身材高大的意大利女子，音樂會中歌者。歌喉很是不錯。在寓中常常練習着，並不討厭。二層樓上住的，是個打字女子。專替著作家打些書籍，雖也有些聲響，聲音極其

微弱聽慣了也不覺得什麼。其餘那些少年旅客，都各人有自己房間，並不擾人。旅客中有一個印度人，是專門在博物院中研究科學的。據女主人說，他在本國，也是一家王子。只是蟬妮同那些人，除去見面時一領首以外，並未交談，所以也不知究竟。他是個伶仃弱女。父母已經早世。先世本是書香。父親也是艦隊街一位蹟學記者。在新聞界中，很負盛名。母親是一位軍醫之女。生長印度，秉性柔和。嫁了過來，伉儷之情很篤。勤儉持家，從來沒有使她丈夫有一些內顧之憂。後來因為丈夫逝世，非常悲慟。憂憂鬱鬱，不過一年，也去世了。蟬妮還有一個兄弟，是個殘廢之人。雖然只有十五歲，據醫生說，已經不能救治。寄居在西南郊外，一家人家。每星期由蟬妮送三十先令，給那家作為她兄弟膳宿之資。她兄弟叫蒲鐵。久病之人，性情非常惡劣。每逢日曜日去看他，常常帶些花球，書籍，糖果，去送他。在蟬妮也是一片愛憐弱弟之心，卻終不能得他一些笑顏。他的智慧，就用在向蟬妮無中生有尋事上面。蟬妮因為自己骨肉，只有蒲鐵一個。千方百計，想他開懷一笑。不料見一次面，胡鬧一次。鬧得蟬妮每一次回家，總得吞聲飲泣一夜。這也是蟬妮一件最為痛苦之事。寓中臥室，景象異常蕭條。位置僻在北隅，光線不足。正午時分，尚似薄暮。牆上之紙，閱年既久，已作黃色。室中器具，除小榻之外，僅有盥洗

小案，黃色衣櫃而已。牆上掛鏡，銀光已經剝蝕大半。榻前地衣，亦多碎損。蓋此宅已屢易主人，而陳設則都是當年舊物。在愛好的蟬妮處此，也未嘗不想稍事修飾。祇緣環境所迫，一則經濟不裕，一則終日勤勞，寓中不過視為休息之所，也不願浪費金錢，作無謂之裝飾。所以就因循過去了。在遇見馬克士之次日，正逢日曜。還是照例去省視蒲鐵。一清早預備了一大把水仙花，幾種遊戲雜誌，買了些糖果。自己攜着，附公車上郊外去。因為天日晴麗，又貪着省錢，坐在上層。春風料峭，曉日朦朧，到也非常爽快。只是到了地頭，蒲鐵還是那種使性挑眼。什麼生平最恨的，是水仙哩，遊戲雜誌編輯得不好看，看着教人頭痛哩，牙痛吃不得糖果哩。絮絮叨叨，鬧了半天。任憑蟬妮怎樣敷衍他，還是沒用，只得罷了。還寓時，想起衣肆中幾個同事。左瑯呢，已經同一個世家子弟，訂有婚約。只等翁姑允許，就將出關。在日曜日，這一對未婚夫婦，是常在麗史飯店用膳，京城俱樂部跳舞。柏蕾絲親友很多。她的日曜日，是常在白栗墩過的。杜蘭年齡雖小，言語非常謹慎。她在日曜日幹什麼，是不可考。鈴妮父親是蒲門山地方，社會黨首領。他到日曜日要幫着父親開會，唱那赤幟歌，也是很忙的。各人都有娛樂之事，消磨這個假日。只有自己，離羣獨立。與男子既不願往來，就是幾個同事，也覺得非我族類，羞與為伍。

蹣跚涼涼，煞是岑寂。明知自己所入，多半供給蒲鐵膳宿之資，囊中已無餘錢，足供揮霍。所以也就拿定主意，不肯浪費一錢。雖在青年，已無生趣。所幸識透世情，知道同事等恃着錦衣花帽，淺笑深嚶，博取酒食，是水月鏡花，不能持久。一己之慾望無窮，囊底之金錢有限。設或不作後圖，把這一些有限金錢，化個淨盡，到顏色衰老，貧病交困之時，作何究竟。既經識破這一段隱情，所以拿定主意，不去落這般陷阱。雖然岑寂一些，卻也神清夢穩。日子過得很快，轉眼之間，又是水曜日了。那天傍晚回寓，女主人，在門口候着。說是有一位貴夫人，在寓相候，已經有一小時。是坐着汽車來的。卻不肯說出自己姓氏。蟬妮急問道：「是不是在我臥室中坐地？」女主人道：「不是。我因為她氣派不小。葛蘿麗夫人剛好出門，我就請她在葛蘿麗夫人應接室相候。」蟬妮謝了聲女主人，慢慢走進應接室去。天色就黑，室中電燈已開。那位女客見蟬妮進來，立刻站起，迎將上來。蟬妮見她戴着一頂絕大的花冠，蒙着極厚的面紗。頸上還圍一條很貴重毛圍巾。形狀很有些神秘。心中不免有幾分忐忑。那女客已經瞧科，趕緊將面紗撤去。蟬妮定睛細看，有些似曾相識。卻記不起在什麼地方見過。那女客很迫切的叫道：「呀！戴玢姑娘回來了。我是羅尼姓杜蕾男爵夫人，史天芬翁主的侍從女官。有一件重要事奉商。只

是要求姑娘允許。凡是相告之事，一律要謹守秘密，不可宣洩。姑娘肯見允不肯？」蟬妮聽了，很是驚疑。問道：「我不明白夫人何以會認識我。」杜蕾道：「姑娘不是在梯兒街雷柯衣肆中董理試粧室的嗎？我跟翁主來過，問過姑娘姓氏，所以知道。昨天傍晚，我在衣肆前守候，跟着你回來，所以知道你住址。恐怕洩漏秘密，昨天不敢交談。今天特地先到此地，專誠奉候。現在請姑娘除去帽子，再走前一些。」蟬妮察言觀色，知道必有要事相商。還以為是大禮服之事。所以很坦然的把帽子除去，款步而前。到電燈之下站住。杜蕾將她上上下下打量一回，連珠價叫起奇怪來。初時還像有些遲疑。後來又走到蟬妮身畔，比了一比。自言自語道：「怪極怪極。連修短都是一般。」蟬妮聽了不解。很腴腆的問道：「夫人有什麼事見委沒有？」杜蕾操着很流利的英語答道：「很多很多。只是姑娘得先允許我，嚴守秘密。」蟬妮雖是覺得有些詭譎。只因好奇心勝，竟慨然答應了。杜蕾如釋重負，微歎一聲，慢慢坐下。蟬妮卻還站在她面前，擰着香肩諦聽。杜蕾沈吟一回，輕輕的道：「我們翁主是許給高瑪碧國王儲倪古壘。婚約已成。諒來姑娘早就知道。婚期已訂四月中旬。這宗聯姻，是很合式的。訂婚之後，按照王室儀注，新婿得先期來此一事周旋。高瑪碧國王儲，原定三月初旬前來。近因有特殊使命，提前

一週來英。大概月曜日即需到此。翁主於訂婚之前，本有些不願。後來經王后陛下，再三勸諭，居然肯了。合宮之人，都以為不致再生波折。不料現在她卻不辭而行，竟是走了。這是很秘密的消息，因為姑娘答應，不予宣洩，方纔奉告。」蟬妮愕然道：「怎樣走了呢？」杜蕾道：「依我們理想上猜度，是跟着一個人走的。那人姓沙格史，也是個伯爵。是雅罕離宮（羅思瑪克王族寓所）中一位侍從官。翁主走後，他也失了蹤。這也不足為奇。不過在伯爵室中，搜出翁主給他的幾封密札。纔知道他的失蹤，與翁主之走，很有關係。這件不幸之事發生，很使我們措手不及。姑娘你想羅思瑪克王族，怎容有這種猥褻之事。我們王后陛下，得到這個消息，非常悲憤。一時想不出方法來。」蟬妮很懷疑的問道：「夫人見訪，究為何事？」杜蕾道：「我們已經派人出外，暗中偵查翁主蹤跡，勸她回來。在她未回來之先，議定請姑娘進離宮去，權代一下。我們派出去的人，是很有權力的。一見面，一定可以請她回來。大概不多幾天，就有分曉的。」蟬妮愕然道：「夫人說什麼話？我一個平民，怎樣代得來翁主呢？」杜蕾道：「這也是沒法之事。高瑪碧國王儲，是月曜日準到的。若是到了那天，翁主沒有回來，怎樣交代。好在姑娘相貌身材，同翁主一般無二。除去自己骨肉，別人一時也辨別不來。決不至於洩漏。」蟬妮道：「王

儲既已訂婚。難道看不出真假來。」杜蕾道：「雖是訂婚，以前卻未見過；這一次還是初見。各國王室訂婚，都是如此。王后陛下，把翁主許給這位王儲，也爲的籌畫復國。要得列強援助，所以如此。從羅思瑪克王族看來，這件婚姻，是很重要的，事機緊迫，請姑娘慨允見助爲是。」蟬妮道：「這件事，還請夫人三思。翁主是天潢貴胄，豈是我蓬門弱質，所得學步。高瑪砦王儲，即使未通款愾。難道翁主的小影，都未見過。將來決撤起來，如何是好。」杜蕾聽了，也不作聲。在手中拿着的一個大皮夾中，取出一紙小影來，遞給蟬妮。蟬妮接過一看，原來正是翁主小影，果然十分相像。杜蕾站起來，仔細看一看小影。又退後幾步，把蟬妮打量一回。道：「姑娘同她的異點，就只有雲髻一項。其次就是她好用脂粉。這是我反對的。姑娘的顏色，卻純乎天然。若是把雲髻照樣挽起，再搽上些脂粉，誰都分別不出來。姑娘同她頭髮眼睛之色，委實是世間罕有的。不識姑娘肯見助不肯？」蟬妮道：「宮中之人，知我喬飾，必滋物議。還宜審慎爲是。」杜蕾道：「宮中一切，有我招呼，可以無慮。」蟬妮道：「儀注不知，如何是好。」杜蕾道：「一切有我指導，姑娘很可放心。還有一件便利之處，通用語言，都是英文。故國文字，已經廢置。王后自先王賓天以後，神志頹喪。復國之思，久付逝水。這也是先王及王儲相繼殉國，有以致之。」

蟬妮道：「宮中不是還有一位親王嗎？」杜蕾道：「他就是翁主的胞叔，王后的次子，是生長英國。聽說是愛東大學生。姑娘你會講法語嗎？」蟬妮道：「不很流利。先母講得很好，是她教我的。」杜蕾道：「也很够用了。」蟬妮道：「夫人且慢歡喜。親王看見翁主失蹤，你們找不相干的女子來權代，難道不反對嗎？」杜蕾焦燥道：「親王講話，也有我們擔當。現在還談不到此。只用姑娘肯去，一切就可以沒事。好在翁主已經有人出外追尋。幾天裏面，必有眉目。等翁主一歸，就沒事了。姑娘若是肯去，決不使姑娘受一些委屈。姑娘肯俯允嗎？」蟬妮道：「請夫人讓我思索一兩天，再行奉告。」杜蕾着慌道：「高瑪砦王儲，日曜日必來。當夜就得設筵款待。姑娘立刻入宮，演習起來，已經迫促。那裏還有思索日子。姑娘辛苦幾天，酬報一層，我也不敢宣佈。諒來姑娘也未必計較。總之我們王后，自會酬謝。在宮中款待，一切悉照我們翁主一樣。翁主年少無知，幹下這種不名譽之事，本不足恤。只求看同是女子分上，援助我們翁主一次。若是日曜日席上，沒有翁主。這件隱事，必致立時宣洩。姑娘同她面貌相同，有如姊妹。諒來心腸也是慈悲的。何忍見她受人指摘呢。並且還有一說，我的要求姑娘所做之事，非常簡單。只出面一兩次。那位王儲，也只能在此耽擱一星期。一星期後，即需返國。若是天幸翁主在

王儲未到以前回來。更是不成問題。好姑娘！請你大發慈悲，允許了罷。」蟬妮給她這樣勸駕。知道再事推諉，也屬不情。雖是一萬分不願，想起翁主們可憐，不知不覺，慨然應允了。杜蕾見蟬妮答應，自是歡喜。笑道：「姑娘！這件事我們也明明知道是非法行爲。不過關係着羅思瑪克王族的名譽，不得已出此下策。蒙姑娘慷允，很是感激。就是先王在天之靈，也是啣感的。」她講這幾句話不打緊；蟬妮聽了，卻冷了半截。知道這些貴族中人，還是當她是一個試粧女子。患難之時，將她裝扮起來充數。等正主兒一到，立刻就可以將她拋棄一邊。本來自己是個自由女子。對於羅思瑪克王室，並沒有應盡之義務，也可以置諸不理。只是已經允許了杜蕾。自己已經在衣肆中服務兩年，做試粧之人，也做慣了。何妨再做一回。所以不由自主的允許了。誰還知道，就是這一做，做出許多文章來呢？

（未完）

明名將戚繼光詩 (花朝生筆記)

(蔣瑞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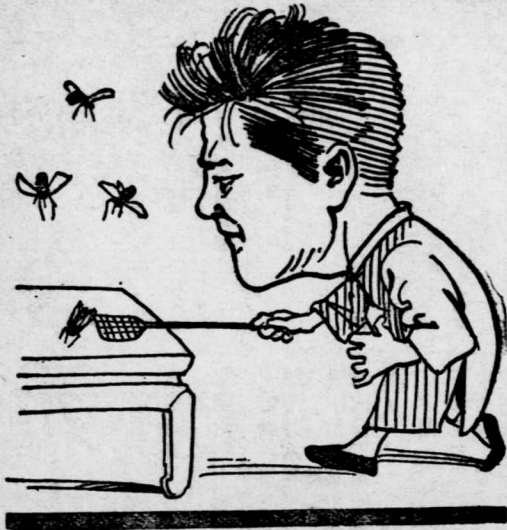
明戚少保繼光舞劍臺詩。刻崖上。筆力遒勁。詩亦沈雄跌宕。詩云。霜角一聲草木哀。雲頭對起石門開。朔風苦酒不成醉。落葉歸鴉無數來。但使瑯戈銷殺氣。不妨白髮老邊材。勒名峯上吾誰與。故李將軍舞劍臺。見鴻雪因緣。

明名妓王瑣小簡 (花朝生筆記)

(蔣瑞藻)

明季王瑣者。杭州名妓也。字餘青。年十七八。婉媚綽約。嫵詩歌尺牘。好馳馬。及談古今任俠事。程靜齋與餘青交。歡甚。或數日不相見。餘青即以短箋招之。有曰。昨日下午雨。今日又下雨。老天悶人。足下齋頭攻書。曾知下雨。曾知悶人。知下雨。必知悶人。知悶人。不妨過來走走。又曰。連日冷冷。足下獨居。冷不無事。過我冷齋。說幾句冷話。萬勿以我爲冷人。又曰。數日不面。想君筆墨之間。自有餘青瑣瑣。王郎諒應久忘之矣。其致妍而韻冷。多此類也。

夏令衛生略說



蚊蠅宜滅 因蠅能傳帶病毒蚊當驅除淨盡蓋雌蚊能傳瘧菌故也且大便秘結需先治愈因腸胃中應去之渣滓滯留腸中醞釀成毒輸入血中即能起病矣是以便閉乃是百病之由耳欲治大便秘結肝火上升 暑季頭痛 肝經失調 口氣穢濁 面發紅瘰等症莫妙乎服用清導丸功能潤腸導滯平肝利便安徽池州唐伯蒼君來書云家父所患腸熱大便不暢久矣自服貴局清導丸一料即見功效非特洩通閉結抑且解除熱毒洵為近今清導之聖藥濟世之良方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費在內收用郵票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汲古閣本唐元人集

商務印書館影印

唐四名家集四册一函

定價

連史紙印 一元六角
毛邊紙印 一元三角

寶氏聯珠集積藏言編

李賀歌詩編四卷集外詩一卷

唐風集三卷杜荀鶴撰

唐英歌詩三卷吳融撰

五唐人詩集五册一函

定價

連史紙印 三元
毛邊紙印 二元四角

孟襄陽集三卷孟浩然撰

孟東野集十卷附一卷孟郊撰

追昔遊集三卷李紳撰

金荃集七卷別集一卷溫庭筠撰

香奩集韓偓撰

唐六名家集六册一函

定價

連史紙印 三元六角
毛邊紙印 三元

常建詩集三卷附錄一卷集外詩一卷常建撰

韋蘇州集十卷拾遺一卷

王建詩八卷王建撰

鮑溶詩六卷集外詩一卷

姚少監詩集十卷姚合撰

韓內翰別集附補遺韓偓撰

唐人八家詩八册一函

定價

連史紙印 四元
毛邊紙印 三元四角

丁卯集二卷許渾撰

甲乙集十卷羅隱撰

碧雲集三卷李中撰

李文山詩集三卷李羣玉撰

李義山集三卷李商隱撰

薛許昌詩集十卷薛能撰

長江集十卷附錄一卷賈島撰

元人十種詩三册二函

定價

連史紙印 十二元
毛邊紙印 十元

遺山先生詩集二十卷元好問撰

薩天錫詩集三卷集外詩一卷

金臺集二卷馮道撰

玉山草堂集二卷集外詩一卷

吟嘯集宋無撰

翠寒集宋無撰

倪雲林先生詩集六卷附錄一卷

南村詩集四卷陶宗儀撰

句曲外史集三卷補遺三卷附

霞外詩集十卷馬臻撰

霞外詩集十卷馬臻撰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投稿簡章

中華民國六年七月八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胡寄塵

發行者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小說世界社

印刷所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寄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及大商務印書坊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問亦酌用文言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干亦請書明

三 投寄之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敘明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時署名聽候投稿者自定

五 投寄之稿惟長篇在五千字以上者如不登載不退還

六 因登先聲明並附寄郵資還原稿

七 選登之稿酌致薄酬如下

八 願報之類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一并聲明

九 投寄之稿本館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請於投稿時聲明

十 所稿小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

廣告價目表 定價表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每週一冊 全年五十冊				零售每大洋陸分 郵費國內一分 國外四分			注意 定閱諸君如有遷移來信請改地址或因其他詢問之事務必將定單號數定戶姓名在何處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運辦實錄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謹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普通 正正 文文 後中	上等 正圖 文畫 前中	優等 封面之內面及對面或正文首尾之內面	特等 之底 外封 面面	等第 地位 全面 方九 半面 四分之一	全年 五 十 三	半年 二十五 一元五角 二元三角		時期 一冊 數 國內 一 國外
	二十八元 十六元 十元	四十元 二十四元 十四元	四十八元 二十八元	六十元	四元六角	三元	二元三角		

注意 定閱諸君如有遷移來信請改地址或因其他詢問之事務必將定單號數定戶姓名在何處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運辦實錄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謹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上海商務印書館創製

仿古活字

承接各項印件

活字印書、昉於宋代、鉛字晚出、爲用尤繁、顧通行字模、沿用宋體、多年不變、好古者既憾其不精、審美家尤習而生厭、本館經營印刷事業、力圖改進、曩於宋體鉛字外、已另鑄楷體古體問世、頗蒙社會稱許、近更延聘專家、創製仿古活字、以宋元精槧爲範、益求整齊、俗書訛字、一一改正、數經寒暑、今始告成、用以植印新舊書籍、名片柬帖、古色古香、妍妙無比、當爲博雅君子所樂取也、另印樣本、惠郵二分、卽行寄贈、